



红 叶

周龙兴 摄

革命军人章开如的武术传奇

□周大钧

铜陵市郊区周潭镇大山村，是闻名遐迩的“东乡武术”的发源地。

大山村坐落于大别山余脉发洪山麓，东临清澈涧水，山清水秀，物产富饶。据《章氏宗谱》载：章氏家族之远祖仔钧公，乃唐初骁勇武将，籍贯福建浦城。唐末年间，一支后裔迁徙至安徽泾县马原，秉承并弘扬家风家训，习武敬业，以耕读传家；宋代更是涌现出众多武官。时至元初，马原章氏兄弟天武、天禄，武艺超群，且精通跌打损伤医术，然二人淡泊名利，不愿为官，遂迁居桐城东乡发洪山下，习武不辍，常以祖传秘方为乡邻义诊，声名鹊起。及至元末明初，章氏武艺高人开始公开授徒，习武逐渐蔚然成风，成为桐城东乡周潭、大山、横埠、施湾、青山一带群众强身健体、保境安民的公益活动。“东乡武术”由此声名远扬。至清代早中期，“东乡武术”更是达到鼎盛，名震大江南北。

“东乡武术”至今仍被父老乡亲们所乐道，武林高出手层出不穷，而革命军人章开如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章开如，生于1897年，家境贫寒，却从小自信、自立、自强。他遵从父母教诲，利用为地主家放牛的契机，不畏艰辛，跟随父亲辨识中草药与毒虫，开始学习祖传的跌打损伤医术；同时，他循序渐进地苦练祖传的南拳北脚，研习硬气功与轻功绝技。历经十多年的勤学苦练，章开如成年后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练就了一身深藏不露的好武艺，且精通中医正骨与外伤诊治。每逢新春佳节与农闲时节，章开如总是乐于为乡邻子弟传授武艺。他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遇到因伤因病慕名而来的贫苦乡亲，章开如总是及时义诊，往往药到病除；而当他们登门送礼以表谢意时，章开如非但婉言谢绝，还热情以茶饭招待。因此，他的美名远扬，令人折服。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潭、大山、吴桥、施湾、青山一带先后惨遭日寇飞机的轰炸与日寇铁蹄的践踏。章开如目睹国民县政府与武装部队假抗日、真反共的行径，义愤填膺，于是一呼百应，迅速组建起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奋起抗日。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章开如于1942年7月以驻桐东国民党县常备大队长的名义，率部110人毅然起义，加入新四军七师抗日游击支队，从此跟随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继而担任新四军桐贵青游击大队大队长，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参加了数十次战斗，战功显赫。解放战争时期，其所率领的革命军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曾任华东后备兵团卫生部部长。

1952年7月，调任农建五师副师长，参与家乡普济圩农场的建场垦殖事业，负责后勤保障工作。1953年1月，随农建五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担任后勤保障部五四一部队长春医院院长。纵观章开如的革命历程，其身怀的武术与医术绝技及革命理想，终于得以施展，如愿以偿。

据大山村章氏后人的亲历所闻，以及父老乡亲的口口相传，章开如的武术与医术绝技，其苦练的过程远非常人所能坚持；他的传奇故事，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他幼年为地主家放牛，在东边涧的黄沙滩上，并拢五指，用力直插，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反复练习千次，长年累月从不间断；到了山上，他则以手掌击石，握拳击树，细皮嫩肉的小手时常练得指甲翻盖、手掌手背皮开肉绽，但他却从不叫苦喊痛。回到家中，母亲为他涂抹自制的小草药膏，而第二天他便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坚持练功。稍长一些，父亲便搬出一木桶水稻，加大他的活动量。快到成年时，父亲又搬出一桶秘藏的铁砂，掺杂一些不规则的小铁块，加大练功的强度。他忍住钻心的疼痛，练得汗流浹背，终于苦尽甘来。只见他的五指几乎平齐，屏气发力时可以破墙掏砖、掌击断砖；直击顽敌心窝，则可致敌伤残甚至毙命。他自幼起床便打上绑腿，即用粗糙的土布自下而上紧紧裹住小腿；稍长一些，便用夹层土布缝满细沙，再裹于腿上；后来，又在其中缝进铁砂，并逐渐增量，直至超过十斤。他涧边放牛、上山砍柴、采摘中草药时，从不松懈，苦练腿力与奔走速度。他常年赤脚穿着草鞋，站姿挺拔，豪气咄咄逼人。许多人见过他练功，他解下绑腿后，纵身一跃，便能轻松攀上墙头，继而翻身飞越，落地却无声无息；或是按住墙体砖缝，跃上墙头，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关于章开如的武术传奇故事不胜枚举，在此摘取两个精彩片段以飨读者：一是1942年7月起义前夕，他与新四军七师领导代表谈妥改编事宜，不料被国民党顽固派独立团团长、邻村彭桥族人章淦的奸细探知。章淦企图加害章开如，遂命令亲兵联络乡丁捉拿他。所幸章开如警惕性极高，得知便衣警卫传递的暗号后，意识到自己已被敌人围困。但他却若无其事，与好友谈笑风生，不紧不慢地走进周潭乡政府隔壁的国民党军队高官私宅张家大屋拜访嫂夫人。章淦手下的亲信不敢贸然闯入动武，于是趁天黑在前后门设下埋伏。而章开如却以上厕所为名，轻手轻脚地跃上阁楼，揭开屋瓦，登上房顶，运用轻功，飞越多户民宅，疾步跑到后山，赶赴驻地，率部成功起义；二是解放战争时期，章开如所率领的部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开赴山东。白天隐蔽，夜晚急行军。路过临沂一座村镇时，不期遇到当地一武林高手挡道。只见那位武者在一座大宅前猛一用力，破墙掏出一块砖头，丢到章开如脚边。章开如见状，不声不响，同时用双手破墙掏出两块砖头作为回敬。这位当地武林高手看了一愣，忙拱手高声大喊：“失礼了！”章开如回礼道：“后会有期！”便率部奋勇向前。

章开如离休后常住芜湖，于1971年因病逝世，享年74岁。斯人已逝，但传奇永存！

朋友发给我一段视频，内容是利用AI让老照片里的人动起来。AI先是让褪色的老照片恢复色彩，然后让照片里的人变成立体的，最后照片里的人会微笑、会动，还会做各种表情。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AI有种抵抗和反感心理，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就像做了“大型美容手术”的女人一样，特别假、特别僵，没有一点自然之态。我总是想，何必呢？老就老、丑就丑，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尊重世界的本来面貌不好吗？假的东西再美都是脆弱的，而真之美在于一份本色和纯粹。

就比如老照片，褪去的颜色中有时光的痕迹，模糊的轮廓中有岁月的味道，老照片上每一道细微的划痕，都是时光深处的故事。如果抹去这些，老照片还有什么看头？AI虽然能让照片中的人笑起来，但那种笑是失真的，经过了各种美化处理，根本不

是其本人的笑。老照片定格了一个瞬间，那个瞬间就成了静止的永恒。我以为，让静止的老照片动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科技发展如此迅猛，我仍愿意回到慢时代，捧着一本老照片翻看往昔，回味曾经的故事。去年冬天，我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有空的时候，她便会对我说：“去把相册拿出来，咱们俩翻翻看呗！”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愉悦的，还稍稍有一点羞涩，仿佛要开启一段秘密往事，她愿意跟我分享当年的幸福和美好。我心里也有点小激动，陪母亲一起打捞记忆，多么温情；我借此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心头亦有千般滋味。

午后的阳光把客厅照得明晃晃的，暖暖的气息弥漫着。我和母亲并排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我翻着老相册，她凑过来看。母亲的老花镜滑到



花季的芦苇（外二首）

□徐天喜

在深秋。而你的盛开却已皓首白头

◎静立黄昏

一个人立在天气晴好的黄昏
一件单衣斜披半缕闲愁
面朝流水和晴朗的日暮
作何感觉，很难说得清楚

天空行走的云都回家了
水鸟和山岚都回家了
那些慵懒的花也回家了
惟我立在黄昏看流水也归家

惟我立在安静的时空里
等左边的星斗右边的弯月
我会，等成晚照中的一棵秋苇
纵然白头也要作你的风景

◎桂香落梦枕

浸着淡雅的月色
伴着秋's呼吸
一缕丹桂的馨香
落入我的梦枕

就知道遥远的那棵
桂树，在月光沐浴的
屋角前，安静地
守着春的诺言

在云淡风轻的今夜
捎我喁喁耳语
一朵朵关于爱的心事
就这样悄悄地落入
我恬然的梦枕

从前不知道的事情

□章铜胜

路面上，有一些未黄的落叶，细小的枯枝，有一只天牛，我弯腰将它捡起来，是我没见过的样子，问了朋友，查了一下，才知道它是一只鹿角天牛。它深紫青色的外壳，有着暗暗的亮光，手摸上去，仿佛有着一层包浆胶的光滑滋润，它的触角、腿、眼睛和翅膀，都是很精致的样子，透明的翅上，那些网状的纹路，特别耐看。我盯着它的翅看了半天，忽然就想起了齐白石画的蝉和一些小的昆虫，白石老人笔下昆虫的翅膀也是这样耐看的。我将那只鹿角天牛带回家，妻看见了，满脸的嫌弃说，咦，你还玩屎壳郎呢，也不嫌脏。我又查了一下，它真的就是一只死掉的屎壳郎。后来，我还在路上捡过两只蝉，捡起来，看上一会儿，便丢到窗外的绿篱里，我为自己从前的无知感到一丝羞愧。

到凤凰山以后，我还认识了许多植物，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栎树，在春天开黄花，到了秋天，结红色的果子，像是挂在枝梢的红灯笼，当你路过它的时候，会忍不住多看一眼。蒋勋在《此时众生》里写过栎树，说“它所有的力量 and 美貌都在彰显着孕育的喜悦”，而我看到栎树的花和果子时，不只是一点喜悦，还感悟到一些生命的平和。从前，我也见过很多栎树，

可我并不认识它们，只是觉得它的花和果很好看。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了。而当我知道那是一株栎树时，便有了不同感受。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不熟悉时，仅有其外表和只言片语所留下的印象，交往久了，你才知道他的为人，他在你心中才有了一个适当的位置。

蜀葵，是我早就认识的一种植物，在我的家乡，它叫端午锦。今年的端午前后，我在一户人家的墙边看见了一排端午锦，改变了我对端午锦的印象。那户人家的侧墙没有窗户，墙体粉刷雪白，大概沿墙撒了一些端午锦的种子，我发现的时候，端午锦已经开花了。高低错落的端午锦，开粉红、深红、紫红的花朵，长满茸毛的瓜叶，笔直的茎，映在墙上，就是一帧好看的画。我站在离墙不远的地方，看了好久。后来，有好多次路过那附近，我都特意绕道过去，看看那些端午锦。一堵粉墙，数十株端午锦，也可以如此好看，这是我从前不曾想过的。有些花草树木，看似平常，在不同的环境中，或是在不同的心境里，去看，你便会有不同的发现。

因为疏忽，错过了许多的事情，也因为偶一驻足，又发现了一些从前不曾知道的事情，发现，便是一种美好。

□马亚伟

了鼻子尖，她不时扶扶眼镜，专注于那些褪色的老照片。我把相册往母亲那边移一移，她边看边说：“这张照片是咱家刚盖上新房子那年照的，那时你上五年级，老二上一年级，老三才两岁。那时照相机还是稀罕物，很多人见都没见过。咱用的照相机，是你三叔从城里带回来的……”“这张照片是在你考上初中那年拍的，看你笑得多开心。那年你考上重点初中了，一家人都为你高兴……”母亲说话的语气慢悠悠的，总让我有一种幻觉，好像身边播放着一首背景音乐：“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我沉浸在那样美好的氛围中，心中是满满的温柔。我对母亲说：“妈，那时候你真年轻啊，我爸也那么年轻。”母亲微笑着说：“现在老喽，看老成啥样了！”我们母女两个人，在时光的河里逆流而上，温习了

一遍记忆。

老照片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但因为它的真实，所以能够准确地帮我们还原曾经的记忆。未曾被AI加工的老照片，保留着往事的温度，保留着记忆的色彩。我能从某张照片背景里的一棵老槐树，回想起所有槐花飘香的岁月；母亲能够从西墙根的简易厨房，回想起烟火生活的点点滴滴……老照片让往事纤毫毕现，让记忆清晰如昨。老照片无法动起来，它定格的是某个瞬间。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留白，用来填充五味杂陈的岁月感怀。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我的心中涌动着对家人的爱意，对岁月的深情。

老照片有了岁月的痕迹，但它永远不会老去。不论岁月如何变迁，老照片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带给我们永恒的怀想。

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在这琳琅满目的面食世界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却是儿时记忆中那一碗散发着质朴香气的挂面。

挂面，是我老家的土特产。它精选优质小麦粉，经过精细加工制作而成，堪称面食中的上品。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承载着乡亲们深厚的感情与美好祝愿。无论是传统节日里的走亲访友，还是喜庆的婚庆嫁娶，挂面总是作为必备礼品之一，传递着美味，更象征着吉祥如意。当人们走亲访友归来，一句“鸡蛋下挂面！”，那份满足与喜悦溢于言表，足见挂面在乡亲们心中实惠又体面的地位。

犹记得每到腊月，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浓郁的挂面香气。家家户户纷纷将面粉送到本村的一户人家，准备制作挂面。那时，生产队里大约有三五亩旱地，专门用来种植小麦，这些小麦便是为每家每户制作挂面而准备的。制作挂面的过程，是一场与时间和天气的赛跑，因此关注天气预报成了头等大事。大人们总会认真地守在广播旁，仔细聆听第二天的天气情况。若预报是晴天，便意味着制作挂面的好时机到了。师傅称面、打盐水面和，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讲究。和面更是个耗费体力的力气活，常常需要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在面盆里用力地揉面，直到一盆面变得熟韧劲道，此时早已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挂面师傅的双手浸泡在刺骨的冷盐水中，那种如同针扎般的刺痛至今印象深刻。

天还未亮，挂面师傅便早早起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师傅熟练地将面钵里的面盘成条形，缠绕在六十厘米长的竹筷上，然后整齐地放入特制的、用土坯砌成的密不透风且一米多高的土坑中。土坑分上下两层，一根根上好的面条井然有序地悬挂其中，让面条在里面慢慢风干。过了几个小时，再小心翼翼地一点点用力拉长，上面用报纸盖得严严实实，仿佛在守护着一份珍贵的秘密。

终于，天亮了，太阳缓缓升起。师傅将面条拿到室外门口近两米高的面架上，用力均匀地拉扯挂面筷。那一刻，无数根银丝般的面条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宛如一幅灵动的画卷，又似瀑布般飞泻而下，壮观而美丽。做面的那家要派一个小孩子在旁边巡逻，防止鸡啄食，驱赶着猪狗鸭鹅，怕它们靠近损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挂面。

傍晚时分，挂面终于晒干了。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下面的竹筷，顺着一定的方向，再扯下上面的竹筷，然后一层层轻轻地挂挂面放在准备好的簸箕上。接着，用刀子将竹筷上的挂面刮下，又一层层地码放在大篾篮里，上面依旧盖上报纸，挂在通风处。这些精心制作的挂面，不仅是为了过年时一家人团聚享用，更是为了招待家外来访的客人，传递着浓浓的乡情与温暖。

如今，岁月流转，老家的模样已渐渐改变，曾经制作挂面的场景也已成为回忆中的珍贵画面。那一碗儿时的

挂面，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份对故乡、对童年深深的眷恋。每当思念涌上心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在微风中颤动的银丝挂面，闻到了那熟悉而温暖的香气。

